

志愿军战俘纪事·续集

——生命只有一次

●大鹰 著



84526

志愿军战俘纪事·续集

生命只有一次

(京) 新登字083号

责任编辑: 王斌俊

封面设计: 吴 勇

生命只有一次

——《志愿军战俘纪事》续集

大 鹰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

社址: 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: 100708

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×1092 1/32 8.5印张 10插页 170千字

1993年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,000册 定价5.90元

ISBN 7-5006-1288-5/K·199



靳大鹰，笔名大鹰，是一位活跃于当代文坛的青年作家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他从1974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，创作过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纪实文学、电影和电视剧本等，作品近百万字。他创作的纪实文学以选题严谨，视角新颖，尊重史实，讲究结构，质朴生动而受到专家的好评和中外读者的喜爱。他的作品曾收入《中国新文艺大系》，多次获全国畅销书奖等奖励，并应邀在十几所大学作文学创作讲演。



被杀伤杀死的我方被俘人员。

(新华社)



美方蓄意破坏停战谈判，
强迫扣留我方被俘人员，这是
所谓『就地释放』的真象。



巨济岛上美方第76号战俘营在美军屠杀战俘的暴行刚终止时的惨景。美军使用的燃烧弹、催泪弹正在冒着浓烟。（新华社）

志愿军被俘人员在集中营高挂毛泽东、斯大林、金日成同志的画像。



在我方再三抗议和公正舆论的压力下，1953年10月20日美方被迫释放我被俘人员代表。这是杜德事件朝中战俘代表团副团长孙振冠（右一）在车上高呼“祖国万岁”。



新华社记者采访遣返归来的志愿军战俘。
(孔朝光) 摄

右中：志愿军战俘在战俘营中被强迫刺上“反共抗俄”字样，这是他们用刀刮掉后的痕迹。

(孟昭瑞) 摄



志愿军文艺工作者慰问归来的被俘人员。
(孔朝光)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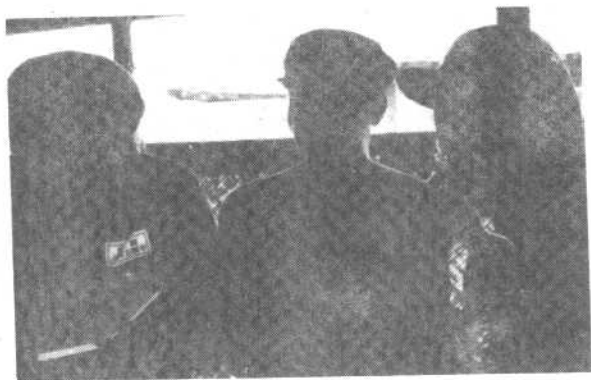
这是被敌人摧残得眼睛、鼻子
塌陷的志愿军被俘伤病员。

肖罕、李书良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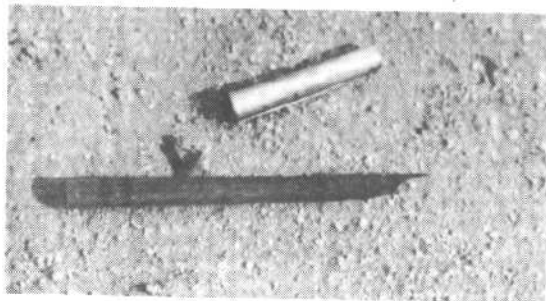


贵壤品异常气愤地
控诉敌人进行变相强迫
扣留战俘的手段——在
前身与后背刺上蒋邦党
旗和反共抗俄的字样，
企图使他无法回来。

胡宝玉 摄



左下：为了强迫扣留志愿军被俘人员，美蒋特务在他们身上刺上国民党党徽和标语口号。这是被遣返的我方被俘人员在愤怒控诉。



右中：这是志愿军被俘人员从战俘营里带回来的用铁皮制作的蘸水笔。

肖罕 李书良 摄



志愿军被俘人员坚持遣返代表
魏林、王芳控诉敌人虐待战俘的暴
行。
胡宝玉 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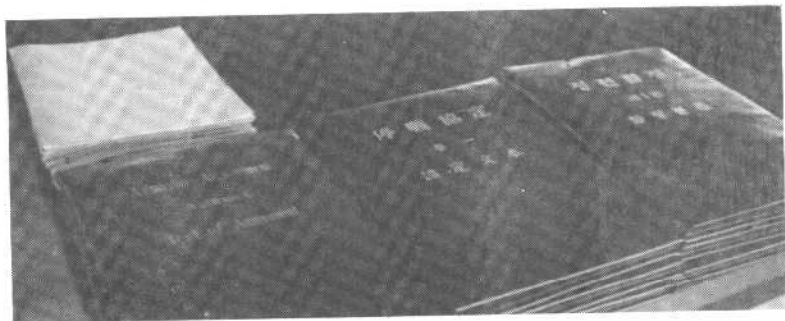


21名我志愿军被俘人员到达我方接
收区后抛掉敌人的东西激动地走进接收
区。
孟昭瑞 摄

签名

孔朝光 摄

双方接遣军官在遣俘名单上



上：朝、中、英三种文字的朝鲜停战协定文本。

迪安在接收站向记者发表谈话。
孟庆彪 摄

左上：在美国宪兵监视下，



左中：1952年2月，周恩来总理率领我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时，冒着大雪到烈士陵园敬献花圈，祭奠牺牲在朝鲜的烈士们。



右下：北京各界人民隆重集会，欢迎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。会上，首都人民将巨幅锦旗赠给志愿军代表团。

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部
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部 發言人

對遣俘問題發表的聲明

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一向主張在積極的敵對行爲停止後，交戰雙方應迅速釋放並遣返各自收容的全部戰俘。這種合理主張，絕不因我方被俘人員在拘留期間，曾有一部份人在臂上刺字，或寫下某種文件，或作其他類似的行爲而有所改變。我們深知這些行爲絕非出於他們的自願，不應由他們負責。我們完全歡迎我方全體被俘人員回到祖國的懷抱。我們並已在與對方的協議中，保證全部被俘人員遣返後與其家人團聚，參加和平建設事業，並過和平生活。

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

DR10/67

告被俘人員書

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被俘的同志們：

朝鮮人民軍和中國人民志願軍在與對方談判中，根據日內瓦戰俘待遇公約，一貫堅持在俘戰後你們有返回各自祖國回家過和平生活的權利，並曾於一九五二年四月六日發表聲明，完全歡迎你們回到祖國的懷抱。現在朝鮮停戰已經實現，你們返回祖國的時機已經到來。根據『中立國遣返委員會職權範圍』的規定，任何人都不能威脅你們並阻撓你們實現返回祖國的願望。我們深切了解你們對於祖國的想念和被俘以後的不幸遭遇。你們之中有些人在被拘留期間被迫在臂上刺字，寫過某種文件，參加過某種組織，在對方戰俘營中担任過職務，或有其他類似行為，我們認為這些都不是出於你們的自願，不應由你們自己負責。我們特此鄭重負責宣佈：凡我方被俘人員，不管他在對方戰俘營中有何種上述行為，回到祖國後，一律不咎既往；一切歸國人員，均將與家人團聚，參加祖國建設事業，並過和平生活。茲派代表前來慰問你們，通知你們返回祖國的有關事項，並迎接你們返回祖國。我們和朝中兩國全國人民都在關懷着你們，切望你們歸來。

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
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 彭德懷

一九五三年九月

親愛的同志們：

我們代表全朝鮮和全中國的人民，歡迎你們，慰問你們。並派了朝鮮赤十字會和中國紅十字會的代人們來看望你們。

自從你們被難以後，我們兩國人民時時都在關懷你們。知道你們在精神上，肉體上受盡了折磨，知道你們時時思念着自己的祖國，並為實現你們重返各自的祖國的願望作了艱苦的鬥爭。

你們這樣真誠的願望，不僅使我們兩國人民更加快慰你們，而且一直為兩國人民所支持。為了使你們脫離苦難，重返各自祖國的懷抱，兩國人民作了最大的努力。

現在，朝鮮停戰已經實現。按停戰協定之規定，你們在兩個月內，就可以全都回到自己的祖國的懷抱了。你們苦難的生活馬上就可以結束了。你們恢復自由的日子已經來到了。

全朝鮮和全中國的人民都在熱烈地歡迎你們。歡迎你們回來和久別的父母妻子團圓，歡迎你們回來參加偉大祖國的和平建設工作，我們已經為你們重返家鄉作好了安排。

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萬歲

中華人民共和國萬歲！

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赤十字會中央委員會

朝鮮職業界同盟中央委員會

朝鮮民主女性同盟中央委員會

朝鮮民主青年同盟中央委員會

朝鮮農民同盟中央委員會

中國紅十字會總會

中華全國總工會

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

中華全國民主青年聯合總會

一九五三年八月一日

民誠會討論今年國民經濟計劃

主席納吉在会上作了重要報告

【本報訊】國民誠實會於本月二十二日（星期日）下午二時，在該會會所舉行全體大會，討論今年國民經濟計劃。主席納吉在会上作了重要報告，報告中詳述了當前國民經濟的現狀及未來一年的發展目標。報告指出，在抗戰期間，國民經濟應以支持抗戰為首要任務，同時兼顧民生，促進生產，改善生活。大會對主席的報告表示熱烈支持，並通過了相關決議。

【本報訊】國民誠實會全體大會，於本月二十二日（星期日）下午二時，在該會會所舉行。主席納吉在会上作了重要報告，報告中詳述了當前國民經濟的現狀及未來一年的發展目標。大會對主席的報告表示熱烈支持，並通過了相關決議。

李相朝中將就北平條件的處理問題，向記者發表談話。李相朝中將表示，北平條件的處理應以和平、民主、團結為原則，不應受到任何外部壓力。他呼籲各方應共同努力，維護北平的和平與穩定。

我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發表聲明

強硬抗議美方強迫扣留朝中戰俘

【本報訊】外交部部長周恩來於本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，對美方強迫扣留朝中戰俘一事表示強硬抗議。聲明指出，美方此舉嚴重違反了國際公義及人道主義原則，損害了中國及朝鮮人民的利益。我政府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，要求日方停止配合美方的行動，並儘快釋放所有被扣留的戰俘。我政府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，維護國家尊嚴及戰俘的合法權益。

越南各政黨和團體致電毛澤東主席

在「越蘇中友邦月」開幕之際

【本報訊】越南各政黨和團體於本月二十二日致電毛澤東主席，祝賀「越蘇中友邦月」開幕。電文中表達了越南人民對中國及蘇聯的深厚友誼，並表示將繼續在抗戰中與中國及蘇聯人民團結一致，共同為爭取民族獨立及世界和平而奮鬥。

【本報訊】國民誠實會全體大會，於本月二十二日（星期日）下午二時，在該會會所舉行。主席納吉在会上作了重要報告，報告中詳述了當前國民經濟的現狀及未來一年的發展目標。大會對主席的報告表示熱烈支持，並通過了相關決議。

【本報訊】外交部部長周恩來於本月二十二日發表聲明，對美方強迫扣留朝中戰俘一事表示強硬抗議。聲明指出，美方此舉嚴重違反了國際公義及人道主義原則，損害了中國及朝鮮人民的利益。我政府已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，要求日方停止配合美方的行動，並儘快釋放所有被扣留的戰俘。我政府將繼續採取一切必要措施，維護國家尊嚴及戰俘的合法權益。

【本報訊】國民誠實會全體大會，於本月二十二日（星期日）下午二時，在該會會所舉行。主席納吉在会上作了重要報告，報告中詳述了當前國民經濟的現狀及未來一年的發展目標。大會對主席的報告表示熱烈支持，並通過了相關決議。

引子 你 我 他

我要告诉读者的是一个关于你我他的故事。

春天来了。尽管空中突然飘起了雪花，尽管春风料峭，我依然感受到了春天的气息。

我坐在北京紫竹院公园的湖边。晚霞染红的湖水轻轻地泛着涟漪，大约是因为刚从冰的压抑和禁锢中解脱出来，这湖水晃动得格外温柔，映出岸边一对对依偎的情侣和散步的人们，孩子们的欢笑溶入水里又被送进黑黝黝的树丛……远处一幢幢高楼渐渐亮起五颜六色的灯光，白日的喧嚣远去了，一切似乎都是温馨恬静的，连空气中都散发着淡淡的甜香。在这宁静中，我的心中翻腾着无法宁静的思考。

湖边不远，有一家志愿军战俘新开办的餐馆。在北京，这样的餐馆至少已有三家。据说，北京的几家企业也有战俘们的股份。几年前，他们还是面色萎黄的流浪汉，在北京东躲西藏地四处上访申诉，如今他们已是腰包富足老板。依然如旧的是我。

战俘们已经摆脱了昔日的厄运，我还有必要写他们

吗？

他们还喜欢战俘这个称呼吗？

他们还会流着泪读我的书，拉着我的手激动地说不出话来吗？

我真的了解他们吗？或许我记述的只是一些他们想让人们知道的东西？

读者不会厌烦吗？有人来信，问我：你的《生命只有一次》与《志愿军战俘纪事》有什么不同？

是的，我能给读者什么新的东西？作者和读者都厌倦没有意义的重复。更何况，这些年关于战俘人们讲的已经不少，各种书：回忆录、日记、纪实文学、小说蜂拥而至

.....

我究竟为什么要把《生命只有一次》交给读者？

我努力使《生命只有一次》在重点和构思上与《志愿军战俘纪事》有所不同。敏感的读者从书名上，就会发现它们明显的区别。《志愿军战俘纪事》作为中国第一部描写志愿军战俘的长篇作品，无法回避也责无旁贷地首先要告诉人们一个最浅显的道理：有战争就有战俘，战俘并不一定意味着耻辱。我尽力“从人类的角度来描写朝鲜战争”（引自美国 PHILIPS.WEST 教授 1988 年 4 月 13 日的来信）以及交战双方的人，尤其是志愿军战俘的命运。公平的读者会承认，仅仅做到这一点，在当时的中国已并非易事。它后来产生的广泛影响以及对改变战俘们命运所起到的作用，便是一个证明。我常常想，大概只有我们这个时代的中国人才能理解我写的那些战俘。我常常祈祷，中国再也不要出现我笔下的那些战俘。